

张德义

刘培林 著

董小宛传



按图只粘点线之上用反面时齐线撕下再贴

人 限 表

董小宛传奇

(又名:秦淮名妓董小宛)

张德义 刘培林 著

花城出版社出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21.5 印张 1插页 530,000字

1935年4月第1版 1935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 10261·635 定价 3.65元

目 录

- 第 一 章 张宗子浪游石头城 董小宛校猎牛首山…… 1
- 第 二 章 李大娘欢宴张天如 情宛君窃慕冒公子……28
- 第 三 章 众贤士乡试建康府 冒公子受辱钓鱼巷……48
- 第 四 章 济困扶危仗义救徐老
横眉冷眼拂袖鄙权奸……71
- 第 五 章 董小宛避祸吴江 冒辟疆三访半塘…… 101
- 第 六 章 花前醉语两意缠绵 别后相思孤灯愁怨… 121
- 第 七 章 误佳期孝子急亲忧 护忠良范相重贤才… 137
- 第 八 章 击殿鼓冒襄犯天颜 阅奏疏崇祯回圣怒… 158
- 第 九 章 过龙潭名士雪沉冤 展骥足史公荐幕府… 179
- 第 十 章 冒巢民月夜访知音 董小宛病榻起沉痾… 210
- 第 十 一 章 登金山伉俪悲屈子 看龙舟游众惊神仙… 235
- 第 十 二 章 包老汉献计避狼群 董小宛星夜离虎口… 261
- 第 十 三 章 乘贼船江中遇险 生急智宗新投亲…… 286

第十四章	董小宛燕子矶遇风落水 宗大哥蛟龙窟奋勇救人	318
第十五章	战棘围名士聚白下 桃叶渡盛宴款青莲	338
第十六章	刘刺史护花返苏州 云岩塔恶霸藏小宛	366
第十七章	柳如是急难姊妹情 钱牧斋解囊全好事	396
第十八章	董小宛如皋投冒府 苏元芳水绘迎闺友	428
第十九章	结彩张灯排盛宴 洞房花烛结鸾俦	452
第二十章	贺新婚名士游水绘 宴佳宾小宛亲庖厨	471
第二十一章	阮大铖擅权兴党狱 冒辟疆忧国奔留都	490
第二十二章	董小宛妙计脱皇嗣 张惜梅偕归朱以海	509
第二十三章	避盐官辟疆屡遭难 遇救星宛君险化夷	539
第二十四章	侍夫疾小宛矢精诚 思故里全家返如皋	560
第二十五章	陈君悦据城抗强敌 缪景先浴血战清兵	574
第二十六章	殷知县贪财下毒手 许元博刺字忠大明	601
第二十七章	董小宛乔装劝节妇 水绘园设宴求刘嫂	628
第二十八章	柳敬亭恻说亡国恨 冒辟疆避祸广陵城	656
第二十九章	冒名士寓中惊恶梦 董宛君舍命救全家	682
第三十章	勇青莲怒骂洪承畴 徐继志暗助董夫人	708
第三十一章	刘大嫂巧遇一枝梅 董小宛血溅五云轩	729
第三十二章	冒辟疆勾游紫禁城 影梅庵悲忆董青莲	748

第一章

张宗子浪游石头城 董小宛校猎牛首山

昔人有诗咏金陵秦淮景象，并寄以感慨。诗曰：“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金陵为六朝胜地，石头城龙蟠虎踞，雄峙江南，为东南重镇。三国时孙权曾建都于此。东晋以后，历经宋、齐、梁、陈，均都这里。因之人才辈出，文风称盛。可是，自从明太祖朱元璋推翻了元王朝，改号洪武，在此建都，传至太孙建文帝，被太祖次子燕王棣，以“清君侧”为名，夺取了建文的天下以后，燕王便自立为帝，即为明成祖。成祖因燕京居中原形胜之地，故迁都于北京。金陵时称南京，号为留都，置六部尚书官于此。打这以后，承平日久，人们不免就耽于逸乐起来。南京本来就风景绝佳，况兼明太祖在开国时，于南京贡院秦淮河畔，设有官妓一所，名为大院，将元末被抄来的年轻女子，充入官妓院为歌妓，供官僚士人们，作酒宴中的陪侍。相传明太祖曾为大院御制一联，上联是：“此地有佳山佳水，佳风佳月，更兼有佳人佳事，添千秋佳话。”下联是：“世间多痴男痴女，痴心痴梦，况复多痴情痴意，是几辈痴人。”

大院到了后来，人称它为旧院。这时的旧院歌妓，都不是抄家而来的女子了，而是成为世业的私人妓院。有的妓女年岁大了，没有脱籍从良，就招个夫婿，撑当门户，领个养女，继承衣钵。这就是秦淮南曲的前身。所谓南曲，是指秦淮南边的旧院一带；秦淮北边一带的妓院叫北曲，又名朱市。北曲的性质和南曲不同，简单的说，就是一种娼寮。娼与妓是有些不同之处的，身价也自然两样。南曲的操业性质，却还保持着一些旧习。她们除清歌侑酒，陪侍筵宴而外，很少有灭烛留髻的韵事。姑娘有了当意的郎君，才肯以身相许。结合之初，虽然没有那么一套礼节，却也象洞房花烛那样，有一种仪式，还要吹吹打打的热闹一番。姊妹们都来道贺，各赠私房首饰。郎君的朋友照样来闹新房，吃喜酒，送贺份。从此说明是名花有主了。

明朝崇祯末年的前后，虽然中原川陕以及东北关外，战祸蔓延，老百姓流离失所，哀鸿遍野，民不聊生，而富甲天下的江南，却安然无恙。尤其是在这六代豪华的南京，依然是酒肉争逐，歌舞升平。正所谓“纸醉金迷地，醉生梦死乡”是也。

在这时，却也有一些伤时愤世之士，以国家兴亡为忧，如在顾宪成、高攀龙等人的东林党之后，他们的后人和同道，又组成了一个复社，继承前辈的余烈。复社里面的人物，如张天如、夏允彝这两位复社首领，他们在崇祯时候的文坛上，颇负盛名，正直尚义。他两人把大江南北和中原闽浙的许多学社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复社，纠集名流，敦尚气节，主持清议，臧否人物，评议朝政，为当时的正人所赞许，同时也为奸邪所侧目。但是，他们这些人里面，有些名士除

掉纵论时事而外，也有几位名士风流自赏，不修边幅，常到秦淮走动，因此却传留了许多风流佳话。如本书的如皋水绘园主人冒辟疆，和秦淮名妓董小宛的一段艳史，他们两人在闻名、相遇、结合当中的那些悲欢离合，艰难曲折情节，确是一段动人的故事。

余淡心在所著的《板桥杂记》中，将南京秦淮的南曲名妓：柳如是、顾横波、马湘兰、陈圆圆、寇白门、卞玉京、李香君、董小宛等八人，誉之为“金陵八艳”。而在这八个人当中，马湘兰在前，董小宛最稚。她名白，字青莲，又名宛君，从小聪明。她跟张卯官、管五官、苏昆生、张燕筑等一班清客们，学音乐，学戏曲，学歌唱，又跟常在南曲走动的名士杜茶村、白仲调、余淡心等人学文艺，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已多才多艺。加上她那艳丽的姿容，轻盈的体态，十五岁时开始应客，就名噪秦淮，宴无虚夕。到钓鱼巷问津的王孙公子，达官贵人，富豪子弟，每日里车水马龙，络绎不绝。

然而董小宛却生性倔强，孤高自赏，看到这班卑鄙齷齪人们的言谈举止，就一肚子不快。对这些家伙的丑态，更是万分厌恶，有时竟会冷眼相加。相反的，她对于复社里的人，却非常亲近。因此那班狎邪子弟，见董小宛如江上芙蓉，九天仙女，可望而不可及，倘有猥亵的词语，还可以当场讨个没趣，有些人也就望而却步。董小宛见这班厌物来得少了，却满不在乎，倒觉得清静许多，甚是欢喜。好在她是陈大娘的独生女儿，她娘又非常溺爱，凡事都顺着小宛。小宛父是天塌下来都不管的人，对小宛更是百依百顺。

董小宛艳帜初张，就门庭若市的非常热闹。那班追求她的人，就如同苍蝇见了血，叮住不放。在他们心目中，满以

为董小宛不过是个初出茅庐的小雏儿，大家仗着金钱和势力，都想早日把董小宛攫取到手作妾。这样一来，一个个争先恐后的都想讨董小宛的欢心。

这时秦淮旧院里，著名的姊妹当中，除掉马湘兰已经不在，陈圆圆被田皇亲万金买去而外，现在要算柳如是年纪最大，她虽然下帘谢客，脱籍从良。可是对姊妹们非常关切，尤其对李香君和董小宛两人，更加亲爱。她见李香君一心一意的爱着侯朝宗，心里颇为赞同。顾横波、卞玉京、寇白门她们究竟比董小宛年纪大些，多些经历，而且也都有她们自己的打算，柳如是总还放心得下。对董小宛却十分担心，她叮嘱董小宛凡事当心，对待来客，既不能感情用事，又不能意气用事，吃的这行饭，不能轻易得罪人，从言语里惹出祸来。秦淮河非久居之地，不能被虚荣金钱迷惑，要及早抽身，择人而事。董小宛点头称是。古人云：“无情何必生斯生，有好皆能累此身。”董小宛因精于鉴赏，酷爱古玩字画，成为奇癖。她常出没在南京的字画古玩店里，看到合适的珍品，她也不惜重金买了回来。

因此那班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之辈，便投其所好，迎合董小宛，托墨香斋、爱古斋的老板，寻求名画法帖、珍奇古玩，千金不吝，想在董小宛面前献殷勤、承色笑。买来的东西，一旦被董小宛晒纳了，他们会受宠若惊地在人面前吹牛。墨香斋和爱古斋的老板，却因此在这班寿头身上，刮了不少好处。

有个卸任的江宁知府吴齿仁，在任上着实刮得不少，拥有万贯私囊，在南京作起了寓公。别看他年已五十开外，却专喜寻花问柳，见董小宛年轻貌美，又有才艺，一心想讨回

去作妾。在追求董小宛的众人当中，算吴齿仁最为起劲。有一次他在爱古斋买了一面古铜镜，背面有开元三年造的篆字阴文，他送给了董小宛。董小宛认出确实是面唐代的古镜，微笑收下，问道：“价值几何？”吴齿仁得意地笑道：“代价不大，只五百两。”董小宛笑道：“谢谢吴大人，我就收下了。”吴齿仁脸上象贴了金一样的光彩。过了几天，他又从墨香斋，买了一幅赵子昂的八骏，那马画得昂首嘶风，着实不错。他花了三百两买了来，兴冲冲的送给了董小宛。董小宛一看，马倒也画得神骏，可惜是幅赝品，便不说真假，赞了几句，冷冷一笑道：“我这里没地方挂，还是吴大人带回去欣赏欣赏吧！”硬叫吴齿仁拿了回去。吴齿仁笑着请她留下，她斩钉截铁地道：“不要就是不要，不必相强了。”吴齿仁只好拿了回去，硬着头皮道：“等有姑娘欢喜的物件，我再买来奉敬。”董小宛淡淡一笑道：“那也好，就请便吧。”吴齿仁过了些日子，又花八百两买了一只秦鼎，恭恭敬敬的送到董小宛的妆阁。董小宛仔细一辨识，认得上面铸的李斯小篆“亿万斯年”四个字，确实是件真货，是稀有的珍品，便笑道：“吴大人又破费了，实在是却之不恭收之有愧啊！”吴齿仁满面堆笑道：“哪里，哪里，这点小意思算得什么？”董小宛把鼎送到房里，转身出来陪着吴齿仁啜茗。

吴齿仁见董小宛这时面容和霁，与往日不同。他被色迷心窍，以为董小宛得此心爱之物，对自己有垂青之意，便谄笑道：“只要是姑娘欢喜的东西，不要说花这几两银子，就是叫我把心掏出来，我都心甘情愿。”董小宛见他说话不伦不类，把脸一沉，不理他。吴齿仁说滑了口，涎着脸道：“我巴不得朝朝暮暮的侍候着姑娘，在妆台永伴，成双作对。”董小

宛听到这里，脸都气得发青，再看看吴齿仁这时的丑态，实在难堪。她怒不可遏，气呼呼跑到房里，把那只鼎连同上次的那面铜镜，一齐拿了出来，往吴齿仁面前一放，冷笑道：“原来如此，拿回去吧，董小宛不是能用金钱买得动的！”

吴齿仁见董小宛当真生了气，生怕闹僵了不好转弯，便赧赧兢兢的嗫嚅着道：“一时失检的戏言，请勿挂怀，恕我冒昧失言。些须微物，算不得什么，望赏光收下，就此告辞，改日再见。”董小宛根本一个字也没有听见，也没工夫去理他。吴齿仁羞惭着下楼，准备乘轿回去。到得楼下，谁知他的四个轿班，躲在隔壁人家大门堂里抹牌，董家的人忙去叫唤。他高声喝骂道：“混蛋！死到哪里去了？”四个人听到喝骂声音，连忙跑了过来。走在前头的一个轿伏，被吴齿仁走上去“劈啪”“劈啪”左右开弓，轿伏脸上被打得火辣辣的，连忙一齐跪下讨饶认罪，连声说：“小的们下次不敢离开，望大人息怒。”吴齿仁还想把其他三个也打一顿，出出方才心中之气。谁知他的那只右手却疼得抬不起来了，只得皱着眉喝道：“混账东西，等回去处治你们。”四个轿伏这才磕头道：“谢大人。”起身搀扶着吴齿仁，上轿回去。吴齿仁心还不死，过了些时，还厚着脸皮到董小宛这里走动。董小宛对他却冷眼相待，吴齿仁自觉没趣，便搭讪着走了。从此便不到钓鱼巷来了。可是却暗恨董小宛，想着有朝一日复了官，一定要出这口气。和吴齿仁大同小异的一班人，也同样受到董小宛不同程度的白眼和奚落。从此，有些人也就渐渐的来得稀了。董小宛对此并不介意。

说也奇怪，董小宛和复社里的人，真象有缘。陈定生、方密之、侯朝宗、杨龙友他们一到董小宛这里，就象在家里

一样。董小宛和他们在一起，也毫不拘束，或煮茗清谈，论文评画，或温酒吟诗，填词谱曲。董小宛高兴起来，往往轻弹瑶琴一曲。把他们听得心旷神怡，和她对待那些达官贵人的情景，截然两样。

重阳过去十几天，姊妹们在寇白门家里做盒子会。董小宛高兴多饮了几杯，回来就病酒，过了几天又着了凉伤风起来，一连小病了二十来天，什么应酬都没去。

这一天，忻城伯赵之龙忽然叫人来邀约董小宛，明天到桃叶河亭陪侍晚宴。小宛娘和小宛商议，叫她去应付一下。可是任凭陈大娘“鸡嘴说成鸭嘴”，董小宛还是斩钉截铁的两个字“不去”。小宛娘无可奈何，只好原封退回，另外给了一点银子与来人，请他在赵爵爷面前好言一二。小宛实在因病不能奉陪，改日再向爵爷道歉。来人得了银子，自去向赵之龙回话。

过了两天，顾横波到了小宛这里。她一进门就亲热地请叫了陈阿姨，问道：“姨娘，宛妹身体怎么还没有好喔？”小宛娘笑着迎上去抓住顾横波的手道：“哎呀，眉姐儿呀！好些日子没有来了，快上去和你妹子谈谈。唉！宛儿的脾气，不象你和玉京呀！她说的如长的，我也拗她不过。”

顾横波笑笑说：“还不是被姨娘你惯得这样吗？”陈大娘叹了一口气道：“我真没处说。”便和顾横波一起上了楼。这时董小宛正在楼上，教惜惜临帖，没有注意到有人上来。小宛娘笑着指道：“眉姑娘！你看，宛儿她真象个书公子。”顾横波不由“格格”的笑了起来。

董小宛猛一抬头，连忙上前抱住顾横波，朝她娘埋怨娇嗔道：“眉姐来了。娘！你为何不喊我一声？哎！姐姐，这些时

你没来，可把我盼杀了呀！幸亏香君姐姐来了两回，要不然的话，真把我寂寞杀了。”惜惜也赶得来叫眉姐姐。

顾横波指着惜惜笑道：“幸亏有她，不然你真要寂寞杀了！”小宛娘接口道：“可不是吗！”

董小宛和惜惜也都大笑起来。董小宛拉着顾横波到房里坐下。惜惜泡了茶送来。顾横波对董小宛道：“上回我来，你不是好了的么？怎么前天又听说，你身体有病，我放心不下。”

董小宛惊疑地问道：“姐姐！你这是听谁说的？”

顾横波道：“前天赵之龙在河亭上，请一位远客。玉京、白门、月生和我都在座。听赵之龙说，叫人约了你的，可是你因身体有病，不曾能去。这位客人还不放心，问你是什么病？”

董小宛怀疑地问道：“这位客人和姐姐熟识么？”顾横波答道：“初会，说来此人真不错，他是山阴人，姓张名岱，号宗子，是官宦人家的公子，谈吐不俗，性情豪放，不但有文才，还懂武艺，连月生他都不蔑视，就是不那么温柔。”

董小宛朝顾横波打趣地道：“得邀姐姐的青眼，其人还会错吗？不过，象这样的人，竟和赵之龙这班人来往，真令人不解。”

顾横波道：“妹妹！你有所不知，这张宗子和隆平侯张愷是同辈同宗，和赵之龙是个亲戚，在南京除掉有两个文字之交的朋友，其它又无亲友。”董小宛问道：“他住在张家还是赵家？”顾横波道：“他住在桃叶寓馆，听说要耽搁些时候呢。”扑嗤一声笑起来道：“喂！他叫我来先容的，过天他还要登门拜访呢！”

董小宛似理不理的道：“等他来再说吧，我们且谈谈我们

的事。”两个人就谈起姊妹当中的一些家常闲话，直到吃过夜饭，顾横波才告辞回去。

过了两天，卞玉京来到小宛家里。陈大娘把她送到楼上。董小宛笑对卞玉京道：“玉姐，听说你这两天很忙呀。今天什么风把你吹到钓鱼巷来啦？”卞玉京笑道：“宛儿呀！你可不要挖苦老实人，我还是奉命而来的呢！”

董小宛笑问道：“失敬呀失敬！你是奉的谁的命呀？”卞玉京一本正经地道：“横波叫我先来告诉你一声，她和张公子随后就来。”董小宛愕然道：“这张公子果然来了么？”卞玉京调侃地笑道：“特来拜访，请你叫人预备茶吧。”

董小宛心里估计，此人能使眉姐们如此看重，决非庸俗猥琐之流，便叫惜惜燃起茶鼎，拿出上好的芥片，准备接待客人。不一会，陈大娘在楼下高喊：“小宛呀！眉姐儿陪张公子来啦！”小宛闻声，便和卞玉京下楼迎接，一见面顾横波就介绍：“这位是张公子。这就是我们小宛妹妹！”董小宛连忙上前万福见礼。张宗子奉揖相还，笑道：“不敢当，久慕！久慕！”董小宛羞红了脸，窘得不知说什么才适当。顾横波道：“张公子，我们楼上坐吧！”这才让小宛解掉了窘态，随即在前引路，请张公子上了楼，大家坐定。董小宛亲手奉上一只成化窑的茶瓿与张宗子，张宗子欠身接去。随后她又奉了卞玉京和顾横波的茶，自己才坐下相陪。

张宗子才呷了两口茶，便连声赞道：“佳茗！佳茗！这是真芥片，水也不寻常，味道与众不同，不可多得。这些日子没有饮过这样的茶，此茶色香味俱佳，茶具又如此精绝。小宛姑娘真正雅洁！”董小宛心知这位张公子，对饮茶一道大有考究，她朝顾横波、卞玉京拿秋波扫了一下，笑对张宗子

道：“公子盛赞过誉了，惭愧得很。”

张宗子饮着茶把楼上四面一望，见四壁字画皆系名人手笔，条几上一只尺许高的螭首古鼎，从那镂空的花纹里，吐出袅袅轻烟，氤氲馥郁，满室芬芳。书架上玉轴牙签陈列得井井有条，多宝橱里陈放着珍奇古玩，琳琅满目。书案上除文房四宝而外，还整整齐齐放着一堆书籍。窗前琴台上，用锦袱遮着瑶琴一张。张宗子脱口而出道：“雅极！雅极！不俗！不俗！”

董小宛偷偷觑着张宗子，见他四十开外年纪，白面微须，丰神潇洒，器宇轩昂，二目神光奕奕。身着靛蓝海青，儒冠朱履，不觉油然起敬，起身与张宗子添斟了茶。

张宗子谦逊地道了谢。他饮着茶，便和董小宛倾谈起来。他道：“我这次出门路过阳羨，正巧遇着定生和密之两兄，谈到秦淮佳丽，才知芳名已噪金陵。今日得识芳颜，足见名下无虚。”董小宛娇羞地道：“厕身平康，无善可誉。公子言重，益增惭愧。”卞玉京望着顾横波，暗暗点头，认为小宛说话得体。

张宗子暗地打量着董小宛，只见她，粉靥微红，黛眉凝翠，齿如编贝，发似堆云，上身着件紫花缎袄，下体着洒花罗裙，腰系黄穗罗带，举止端详，谈吐风雅，不由暗暗赞道：“可人！可人！”侍儿一会送上四式糕点，重新沏了新茶。董小宛陪着客人，大家略略用了一些。

张宗子笑道：“今天本拟备点菲贽，诚恐有褻不恭。今晚拟有屈往眉楼小聚，不知能否赏光移玉？”董小宛含羞笑答道：“公子言重了，小宛乃风尘贱质，荷宠光临，已属非分，岂敢有方尊命？今晚一定熏沐趋候！”

张宗子起身笑道：“既承玉允，就此告辞吧！”顾横波也要回去料理，便和卞玉京起身道：“宛妹我们也走了，晚上见吧！”董小宛笑着起身相送，到得门外朝张宗子道：“张公子，今日屈尊来舍，非常简褻，望公子海涵，容俟补过。”

张宗子笑答道：“小宛姑娘又道学起来了！”卞玉京打趣地道：“小宛她，很不容易这样呀。”张宗子挥挥手，朝董小宛道：“我们走了，晚上见！”

这天晚上，眉楼显得很热闹。张宗子做的主人，客人有张恺、赵之龙，还有张宗子的知交朋友、画家姚简叔、吕吉士和扬州名士顾不盈。南曲姑娘有卞玉京、寇白门、董小宛和眉楼主人顾横波。还有北曲一位能歌善舞，绝色标致，楚楚文弱的王月生。董小宛向赵之龙打招呼：“前日因病不曾得侍候左右，请勿介意。”张宗子道：“事成过去，还提它做甚？何况赵兄他不是那种鸡肚猴肠的人。”赵之龙也道：“是呀，不要紧！不要紧！”

董小宛拉住王月生的手，亲亲热热地道：“月生姐，这些时你象丰腴了些，老妈子待你还好吗？”王月生低低叹了口气：“唉！宛妹呀，还不是老样子吗！个把月前头你送我的针线，老妈子还查问是哪个送的。宛妹！你说气人不气人？唉！我和你们这些姊妹不同啊！”董小宛同情地把她一顿安慰。

这天晚上，张宗子感到非常高兴，和客人们猜拳行令，酒饮得非常痛快。姑娘们见张宗子脱略不拘，大有豪士风度，也觉得心情舒畅。主客们尽情畅饮，直到天交二鼓，才各自归去。从此张宗子便常在南曲这几家，轮番聚宴。张恺、赵之龙在顾、卞二家也作了两回东。这一天是张宗子的主人，在眉楼小聚。他提出，想邀姑娘们一起去开围场打

猎。围场打猎在南方来说，确实并不多见。董小宛听见有这个新鲜的玩意儿，便脱口而出道：“这玩意儿我可没见过，可惜我们姊妹里会骑马的不多。”她朝顾横波等娇笑道：“诸位姐姐，你们说，是不是？”寇白门笑道：“我去凑凑热闹总也情愿，就是不会骑马射箭。”张宗子道：“骑马不难让我教，射箭不用强弓也行，又不是请各位下校场，射靶子。”

第二天，张宗子果真向张恺借了几匹驯良的马，叫马伕牵到灵谷寺附近等候。他邀齐了董小宛等五人，同往灵谷寺，教她们骑马。三天下来，董小宛和寇白门居然能够纵辔而驰，顾横波们也都在马上能骑得稳稳的。张宗子又叫董小宛、寇白门等，学着用轻弓弩箭无目的地学着射，只有董小宛和寇白门感到有趣。顾横波等三个人却不愿去学，如此学了几天。张宗子笑道：“这就行了。”

张宗子择了日子，约齐了众人，向张赵二家借了一百名左右家丁，四十匹良马，四只雄鹰，六条猎犬，备了一切应用物件，带了厨司，准备酒餐。这天，一支一百多人的围猎队伍，在晨风飒飒中出发，五色旌旗迎风招展，一路上浩浩荡荡出了聚宝门，直奔牛首山。

张宗子、张恺、赵之龙都全副戎装箭衣，佩弓囊箭，肋下佩剑，控马在前。董小宛和顾横波她们五个人，都一色穿着大红锦缎狐嵌箭衣，外披猩红缎面白狐镶里的昭君套，青缎帕头，脚蹬牛皮小蛮靴，佩弓带箭，肋下佩着龙泉。在她们后边，紧跟着四名健壮仆妇，一色青绸短袄，青绢帕头，各带弓箭。在她们后面，吕吉士等三位文士便装乘马，另有两名家丁乘马相随。围猎的大队人马，簇拥着他们迤迤前进。路上行人，和田间的农家男女，好奇地围拢观看。他们看见

这五位女将军，英姿飒爽，态度自若地欣然按辔徐行，任人观看。看的人都啧啧称羨不已。

队伍到了牛首山。张宗子已先叫人在这里搭了帐篷。他们下马进去休息，进了一点野餐。张宗子先去指挥执事家丁，在牛首山前后左右，布下围场，分拨第一批十名家丁，分两路往山后交叉回头，在马上点燃鞭炮，施放铁铳，惊起兽群。第二批十名家丁乘马带着鹰犬，也分两路向山后交叉回头，沿路打着唢呐，纵放鹰犬，追逐走兽。分拨以后，命其余人等，各持棍棒旌旗，按四方站定呐喊助威，准备网罟，捕捉雉兔。张宗子分拨停当了，转回帐篷，命人备马，笑对董小宛道：“看来只有你和白门能够应付，你看如何？”寇白门笑道：“我们已经约好了，眉姐她们三位跟着去看看吧！”张宗子大笑道：“有了你们二位也就行了。”当下张宗子命人备马，先将三位文士和三位姑娘，护送往山前旗门那里，让他们观阵。他随即带了随从，和张恺、赵之龙，同着董小宛、寇白门上马奔了牛首山，进了旗门。张宗子请张赵二位，带着从人，从左边往山后。自己和董小宛、寇白门带着随从，从右边往山后。会师以后，再交叉回头。张赵二人在马上拱拱手，驱马径去。这里，张宗子带着两名家丁，董小宛、寇白门带着四名仆妇，紧紧跟着张宗子。她们后面，还有四名家丁拿着刀枪护着他们，往山后出发。只见山中，炮声震天，烟硝匝地，把一座牛首山，笼罩在硝烟磺气之中。唢呐呐喊之声，震动山谷，惊得山中野兽乱窜乱奔。

张宗子一马当先，董小宛、寇白门驱马跟上。张宗子拈弓搭箭，一只小鹿便应弦而倒。接着他又飕飕飕，接连射倒了一只小鹿，两只野兔。他和董小宛、寇白门三匹马快如风